

有如問起荷蘭畫家, 在日本,提起「坪內逍遙」這個名字, 人人都會舉出「梵谷」 最先被聯想起的就是《莎士比亞全集》。此種情形

卷的《莎士比亞全集》,耗去了坪內逍遙一生的黃金歲月,卻也在日本文學史上留下重要的篇章 內逍遙自一八八四年著手翻譯英國莎士比亞的戲劇作品,至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完成了四十

館收藏的豐富大為感動,結束公演時,捐出了三十三件服裝、樂器等 館,不僅收藏包含坪內逍遙捐贈的文物、相關史料、文獻和戲劇服裝、道具等,也推動不少表演 大學校園內,建築了一棟「坪內博士紀念演劇博物館」。這一所紀念館成為日本唯一的戲劇博物 為了報答坪內逍遙的長期奉獻,學界人士及坪內逍遙的友人共同促成在他畢生執教的早稻田 一九五六年六月四日 ,平劇演員梅蘭芳赴東京公演之便, 曾到這個博物館參觀;由於對該

稻田大學學生部, 絹川正巳編: 〈早稲田大学・坪内博士紀念演劇博物館五十年のトピック〉,刊登於《新鐘》 一九七七年四月 (二十五期) 早





坪內逍遙



《當世書生氣質》書影

《小說神髓》書影

説

神 體

果

把坪內逍遙在日本近代文學發展上的其它重要 貢獻掩蓋了 然而,莎士比亞的翻譯工作和成就 似乎

這一本小說理論著作 葉亭四迷) 的第一本小說《浮雲》 點的代表作。兩年後, 文學作品。 其一,一八八五年 問世,這是現代理論架構下產生的 ,他完成了《小說神髓》 受到《小說神髓》 乃是日本近代文學分歧 (一八八七年, 影響

堂發芝

生暮鼓晨鐘的警世作用,其貢獻也是難以評估 空間:然而,書中內容對文化界、學術界卻發 巧,若干年後與其它小說比較,容有許多討論 (當世書生氣質) 其二,在同一年 正因為如此, 日本學者谷澤永一評選出 0 (一八八五年) 這一本小說的 寫作技 也推 出

莎翁傳人──坪內逍遙 | 038

史基礎的偉大貢獻,絕對不單單表現在莎劇的介紹而已。 套選集本身也等於明治文學史、明治大正戲劇史。 正如正宗白鳥所說的,翻閱《逍遙選集》(共十五卷)時,倘若按照年代順序加以閱讀,這 坪內逍遙開風氣之先,建構日本現代文學

有關坪內逍遙的成就 ,早在一九二九年謝六逸撰寫 《日本文學史》 時, 就以較多篇幅加以介



田村 坪 內逍遙出生於西元一八五九年 (現在的岐阜縣美濃加茂市) (日本安政六年) 五月二十二日。老家是「美濃國加茂郡太 父親坪內平右衛門是一名低階武士 他排名老么,兄弟

- 〈平成の文藝復興手探り 《日本經濟新聞》,三六頁,一九九二年二月一日
- 04 03 〈坪內逍遙〉 收入 《坪內逍遙、二葉亭四迷集》 《現代日本文學全集》 筑摩書房 九七五
- 06 05 《日本文學史》 ,五四~六四頁。北新書局,一九二九年九月
- 《坪內逍遙傳》 (新潮日本文学アルバム) ,改造社,一九三四年十一月。 ,新潮社, 一九九六年四月

幼年名勇藏,後改名雄藏:筆名「逍遙」兩字取自《莊子》 的 〈逍遙遊〉

教授識字、算術等。長大成年後,坪內逍遙自認為在性格上,受父親影響很深, ,又有潔癖傾向,頑固及正直;沒有人緣、偏激……等。 十歲時,舉家搬至名古屋附近,進入「寺子屋」(民間私塾)讀書。在這之前, 例如:具有神經 大致由乃父

親帶他觀賞戲劇,養成日後對戲劇文學的熱中。 次是附近有一家大型租書店,令他大開眼界,也成為消磨時間的重要場所。此外,也在此時 遷居名古屋附近後,對坪內逍遙產生極大刺激。首先是比較有系統地在「寺子屋」讀書: , 其

國語學校進修,在這裡,從外國籍教師的教學中接觸到莎士比亞作品 一八七二年,長兄輔導他進入洋學校(後改名成美學校)學習英文。 兩年後,

八六八年)造成日本大環境的改變,反而使出身地位較低的坪內逍遙有了翻身的機會 與同一時期誕生的日本文人島崎藤村、夏目漱石等人的境遇十分類似的,明治

曾任早稻田大學校長、文部大臣 外國語學校畢業時(一八七六年) 九月進入普通科,並住入宿舍。與同學中的高田早苗、市島謙吉成為畢生好友。其中高田 (教育部長) ,被指定可以報考東京開成學校(翌年統合改名東京大

早苗的感染下開始大量閱讀西洋文學作品。一八八〇年,將英國作家 W. Scott 的小說譯成《春風 兩年後(一八七八年)升入大學本科文學院。此時校內掀起西洋文學風潮,坪內逍遙在高田

由於過度熱中西洋文學,坪內逍遙修習的科目出現兩科不及格, ,為了張羅學費及生活費而東奔西跑,不斷打工過日 因而失去公費生資格 0 畢業

到了一八八三年(二十四歲) (後來的早稻田大學) 擔任教師。從此與早稻田大學結下了 七月,正式在東京大學畢業。 在高田早苗的推薦下進入 一輩子的密切關係

一八八四年五月率先出版了 執教早稻田大學的同時,坪內逍遙也展開文筆生涯,其中包括長期投入的莎士比亞作品的翻 。早期翻譯深受舊學影響。此外,坪內逍遙在此書第一次使用 《自由太刀余波銳鋒》 (梁實秋譯: 「逍遙遊人」 《朱利阿斯西撒》,Julius

篇小說,後者則為小說理論,從此奠定了坪內逍遙在日本文壇的地位。 一年後(一八八五年)六月出版《當世書生氣質》 同鄉的二葉亭四迷於一八八六年一月拜訪坪內逍遙,從此成為文壇上的亦師亦友親密關係 ,九月出版《小說神髓》 。前者是一本長

坪內逍遙於同年結婚,夫人成為身邊最佳伴侶。這一年也發表了《內地雜居未來之夢》等作品 始著手參與戲劇改良運動

在此前後,夏目漱石也曾經擔任 一八八九年十二月應聘為《讀賣新聞》 《朝日新聞》 文學主筆;作家尾崎紅葉、 專屬作家。 此種作家寄生於報社的結構,不久 幸田露伴也成為報社的

內逍遙的筆名有:蓼汀、蓼汀于史、春迺屋、春之屋主人、春之屋朧 一二~一三頁。 講談社 一九八六年六月 、逍遙、逍遙遊人、沛雙。參考巖谷大四

公後,因作家的經濟條件大幅改善而消失。

與森鷗外進行文學理論筆戰 ,發行《早稻田文學》。這是早稻田大學文學系在日本文壇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嚆矢。在此前 翌年(一八九〇年)協助創設早稻田大學文學系;接著(一八九一年)又創立「早稻田文學

務主任)。五年後改任校長。這期間,對初中的倫理教育研究十分投入:也同時在進行編纂一 對日本文化、教育界提供多方面貢獻的坪內逍遙於一八九六年就任早稻田初中的「教頭」(教 。大約是過度忙碌,在這段時期內引發失眠症、胃腸病等

日本政府認定坪內逍遙的具體成就,於一八九九年三月頒予文學博士學位。

場)公演《大極殿》 在「歌舞伎座」(劇場)公演莎劇《威尼斯商人》以及《常闇》等。一九〇七年,在「本郷座」(劇 設立「易風會」(文學朗讀會);與大隈重信 倡戲劇、文藝活動。首先是公演舞臺劇 到了一九〇三年,坪內逍遙因身體狀況不佳而辭去初中校長。翌年(一九〇四年)起大力提 、《哈姆雷特》 、《新曲浦島》。這一年婉辭「帝國學士院會員」的榮譽職稱 《桐一葉》 (早稻田大學創校者)等人創立「文藝協會」。不久, ,接著出版《新樂劇論》 。又與東儀鐵笛等人

藝協會」發生內部糾紛,坪內逍遙退出演劇活動 工作也積極進行。翌年就任 一九〇九年,提供自宅充作「文藝協會演劇研究所」 《威尼斯商人》。接下來在大阪、京都、名古屋三地進行公演活動 「文藝協會」 會長;假新近落成的 。二月出版《哈姆雷特》 「帝國劇場」推出公演活動 一年後



1928 年演劇博物館開幕時,坪內逍遙致謝辭

「朗讀法」。這一年

因地

閣的

「文部大臣」

(教育部長

坪內逍遙也

摯友高田早苗

一九一五年就任大隈重信內

芸早稻田大學教授職。之後的

內逍遙沒有同

文

一九一八年,

稻田大學圖書館。 內逍遙自宅受損 化事業研究會」 被邀請就任早稻田大學校長, 利之便,在當地指導戲劇活動 自東京移居熱海水口村別墅「雙柿舍」 發生於一九二三年的「關東大地震」 一九二〇年,回到早稻田學園, ,並指導

次年,

開始在早稻田大學校

因此將家中所有藏書捐贈早

使坪

構的「坪內博士紀念演劇博物館」 《逍遙選集》 叶內逍遙本-坪內逍遙的畢生成就展現於一 人為了回應這項重要文化活動,將東京、 (十五卷) 都在同一 ,也成立了「演劇博物館後援會」以支持博物館推廣各種活動。 年出版。接著,在早稻田大學校內蓋了一座仿英國劇場建築結 也就是六十七歲這一年。 內開設 熱海的土地、 「莎劇講座」 房舍全部捐獻; ;並持續三年左右。 《莎翁全集》 出版報酬也全 (四十卷)



享年七十六歲,法號

「雙柿院始終逍遙居士」

在東京

「青山齋場」

(殯儀館)

舉行

「早稻田大

安葬於熱海海藏寺

則投入莎劇翻譯的修訂工作

「國劇」

(歌舞伎等)

的發展,

一九三一年坪內逍遙創刊了雜誌

《藝術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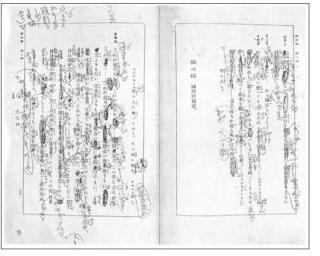
其餘時間

將一生中大部分時間投入莎劇翻譯和推廣的坪內逍遙博士逝世於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八日



早稻田大學校園內的坪內逍遙紀念館(林景淵攝

043 日出江花紅勝火 莎翁傳人──坪內逍遙 | 042



毅力是可以想像的。

莎士比亞全集校訂稿

後,坪內逍遙的超人眼光、聰明才智以及堅定

坪內逍遙在現代日本文學上的偉大貢獻。這背

逍遙,立刻迎向新文學發展局面

少數英國圖書,刺激了文學思想:

如此的坪內

,也成就了

概念。」

其影響力擴散至整個日本文壇。坪內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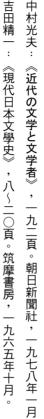
內逍遙一個人建構起「與西洋文學可以媲美的基本

因此,日本明治維新初期的文學,實際上是坪

遙和福澤諭吉並列成日本現代啟蒙人物。

同 註 04 中村光夫:





不過,一般日本人的印象中,坪內逍遙最大成就大約是莎劇的介紹及翻譯 事實上,在坪內逍遙之前,已有和田垣謙(一八七八年)

、井上勤(一八八三年)等人翻譯

了莎士比亞的劇本。 然而,就翻譯工作的投入及成果而言,當然首推坪內逍遙一人

四十二年的漫長歲月。其中,各種翻譯本陸陸續續問世:也大多由早稻田大學出版。 前後譯本的用字、用詞受到譯者本身及社會環境的影響,出現了不統一的情況。 自二十五歲(一八八四年)開始譯介莎劇,至六十七歲(一九二六年)完成全集,前後歷時 由於耗時漫 一九三三年

起又加以修訂,一九三五年,修訂版的 《莎士比亞全集》由中央公論社出版。

重要的地位。 除了莎劇的譯介以外,坪內逍遙的 《小說神髓》(一八八五年)在現代日本文壇也占有極為

出小說的種類,並展開方法論(文體、人物角色的安排、段落及情節……等) 《小說神髓》乃是日本舊小說轉型到現代小說的分水嶺。坪內逍遙分析過去的舊小說,再與

坪內逍遙揭櫫了幾項要點

小說作品是崇高藝術, 不可認為是無用的稗官野史作品

文學乃是藝術的展現, 應脫離道德束縛及政治、功利思想

日出江花紅勝火

045

11

前往東京以後,熟讀了當時傳至日本之僅有的

在老家名古屋一家租書店幾乎讀遍全書店書籍

坪內逍遙誕生於日本新舊世代交替之際

三、小說應描述世間情慾的自然狀態,不能違背常理

、從此日本應產生改革後的小說,急追西洋各國。

德同 .類書籍比較,居然處於超前的地位。 令人感到震驚的是,接觸西洋文學理論不多的坪內逍遙, 他寫的《小說神髓》, 與英、法

角的社會小說,真正的意圖乃是在批判明治維新以前的瀧澤馬琴(著有《南總里見八犬傳》等) 在當時的時空條件下,它卻有開創性的啟蒙作用。事實上,坪內逍遙推出以十名大學生為主 《小說神髓》同一年出版的 (著有《通言總籬》等) 的舊小說。 《當世書生氣質》在日本現代文學史上也許沒有太高評價

然而,由於客觀因素的影響,坪內逍遙在日本文學史上的地位依然有其局限性

時代先驅。為什麼?以坪內逍遙的文學思想與同時期的二葉亭四迷、森鷗外互相比較,便可以了 在如此客觀條件下,坪內逍遙對森鷗外的文學理論筆戰,孰優孰劣, 解箇中緣由。二葉亭四迷吸收了俄國現代文學的營養,森鷗外更身處歐洲國家以體驗西方文明。 正如同文學評論家正宗白鳥所客觀分析的,坪內逍遙具備時代先驅的氣魄,卻未能真正成為 一開始便可以判別

- 15 14 13 12 同註02,二四~二五頁
 - 木村毅: 〈「小說神髓」小研究〉 《早稻田文學》 ,一九二六年五月
 - 《坪內逍遙集 (明治文學全集•十六) ,筑摩書房, 一九六九年二月



晚年的坪內逍遙

沒理想」 遍舉古今中外的事例加以反駁,甚至公開指摘坪 針對坪內逍遙的所謂 內逍遙主辦的文學刊物而宣稱 森鷗外在 〈對逍遙子的諸評語〉 「小說三派」 「早稻田文學的 旁徵博引, 文

苗多方面合作,共同推動早稻田校務以及日本的藝文活動,也留下了功績。 此以外,坪內逍遙長期參與早稻田大學校內行政工作,甚至與創校者大隈重信、主要幹部高田 坪內逍遙的具體貢獻在莎劇的譯介,以及日本現代文學理論的建構, 大致情形已如上文。 早

當時日本設有文學系之學校很少,早稻田尤其率先開設西洋文學課程。在另一方面,又營造出與 官學不同的氣氛。作家島村抱月回憶起學生時代的生活: 早稻田大學文學系之創設乃是由坪內逍遙、高田早苗兩人主導的,成立於一八九〇年九月 系裡也洋溢著活潑氣息。 甚至有不太本分的學生, 「彼時還是草創期,一切還有濃厚的浪 對老師不滿意時便發動罷課或加以嬉

^{17 16} 〈逍遙子の諸評語〉,收入《森鷗外全集 •七》,五~一五頁。筑摩書房,一九七一年八月。

森鷗外 〈早稻田文學の沒理想〉 。同註16,一五~二一頁

鬧。……教師和學生兩者都充滿自由奔放的氣氛,宛如亂世出英雄一般的有趣局面 美夢的浪漫時代。」 大約是一致的。而早稻田文學系從此也培養出許多作家、文化界人士。 此種情形與早稻田大學自創立起,一百餘年來都維持 「在野」 的政治立場 那是如同

就坪內逍遙在日本文學史上的具體貢獻內容,幸田露伴曾經堅定地指出:

- 、日本在十九世紀以前,一般人認為文學作品乃是俗不可耐的,文學作家根本沒有社會地 學發展。 將文學寫作作為安身立命的偉大事業。沒有坪內逍遙,很可能就沒有明治維新以後的文 位,更無法營生。坪內逍遙乃是第一個呼籲大家重視文學,也大方鼓勵文人排除萬難,
- 相當程度的了解:這個具有文化特色的文化館舍也成為早稻田大學特點之一。 逝世後的坪內逍遙,其業績和遺物當然在他畢生奉獻身心的早稻田大學校內紀念館可以得到 坪內逍遙不僅建構文學理論,也付諸行動參與創作,鼓動風潮。即使有人認為以「先驅 者」稱讚坪內逍遙似乎有些過獎,不過,坪內逍遙的開創、指導功績應該是不容否定的。

口町的坪內逍遙舊居目前也開放供人參觀,讓文學愛好者憑弔這一位日本文學史上的偉人。 在坪內逍遙的故鄉岐阜縣美濃加茂市太田本町也設有 「逍遙山椿」紀念室;靜岡縣熱海市水

本 ・ 早稻田大學百年史》(第一卷・下),四〇八頁。早稻田大學,一島村抱月:〈過去の早稻田文科〉,原載於一九〇八年十月《文章世界》 一九七四年三月 轉引自〈東京專門學校文學科〉, 《稿

